

吴佩孚

北洋风云人物系列之一

北洋时期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军阀

蒋伸义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录

文史辉映　雅俗共赏（代序）.....1
第 1 章　夜走津门.....5
第 2 章　吴秀才造反.....28
第 3 章　弄潮儿.....65
第 4 章　直皖战争.....86
第 5 章　虎踞中州.....98
第 6 章　乱象.....130
第 7 章　直奉战争.....145
第 8 章　角逐.....164
第 9 章　利令智昏.....195
第 10 章　直奉二次战争.....212
第 11 章　一路悲歌.....265
第 12 章　不祥之兆.....301
第 13 章　魂断汀泗桥.....327
第 14 章　龙潭虎穴.....360
第 15 章　危机四伏.....408
第 16 章　遍地烽火.....422
第 17 章　茫茫不归路.....456
第 18 章　两个日本人.....478
第 19 章　水中月镜中花.....510
第 20 章　落寞北平.....557
第 21 章　夜猫子进宅.....583
第 22 章　泪洒京华.....616
后记.....633

文史辉映 雅俗共赏（代序）

刘永典

韩仲义先生从医从教几十年，出版过医学专著，发表过多篇医学论文，几次被评为省地拔尖人才。他的业绩已经够抢眼了，又一不留神成了著名作家。他酷爱文学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坚持业余创作，发表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科普作品几百篇，有二十多篇作品收入十几部选集。先后出版北洋军阀系列长篇六部，现代小说、纪实文学、报告文学五部，多次获省、国家文学奖。是一位颇具实力的多产作家。

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，韩仲义把北洋军阀人物纳入创作重点，多次到天津、北京、山东、保定等相关城市查阅资料，采访知情人，对北洋军阀的发展轨迹、心路历程有较深研究，有深厚的资料储备和创作激情。他以智慧、才华和悟性孜孜以求，自强不息，终于获得丰硕成果。

韩仲义年逾古稀，仍然坚持笔耕不辍。他做人低调，虽获得不少荣誉和成就，但从不张扬。他崇尚杜甫两句诗："细推物理须行乐，何用浮名绊此身。"追求真实价值，而非浮光掠影。在浅薄浮躁、物欲横流的今天，这种精神无疑是难能可贵的。

北洋军阀时期是近代史上一个重要时期，同战国时期相似，是一个狼烟四起，社会动荡的特殊时期。清廷衰微破败，列强虎视眈眈，反清灭洋运动风生水起，北伐革命如火如荼，封建残余负隅顽抗，军阀间拥合离拒、凶终隙末，交织成一幅云谲波诡，光怪陆离的历史画卷，加速了中国贫穷、落后、半殖民地化。北洋军阀祸乱中国短短十六年（1912—1928）中，国家元首（大总统、代总统、临时执政、大元帅）更换七人八任，内阁总理、代总理更换三十多任。最短者只任职六天。这种走马灯似的权力更迭，是社会动荡，政治势力疯狂角逐，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代理人的真实写照。直系军阀统治期间，虽然从客观上不自觉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，建立了现代军事的雏形，但由于军阀穷兵黩武，争权夺利，加速了中国半封建、半殖民地化，使中

国积贫积弱，民不聊生，经济崩溃，百业凋敝，使人民陷入深重苦难之中。

直系军阀系列丛书，共三部，分别写了冯国璋、曹锟、吴佩孚三个直系大军阀，自1987年问世以来，深受读者欢迎，累印十余万册，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。

作者用翔实的史料、生动的文笔还原了一个个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的形象。昔日风云人物的兴衰际遇、悲欢离合尽收眼底，其所附丽的时代风貌、历史变迁，乃至整个近代史、国情史也了然于胸，历历在目。

一个事物孤立地看，往往很难发现它的价值，一部书也同样。站在一定高度，透过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参照，去俯览，去剖析，情况大不相同。直系军阀系列真实地、艺术地再现了近代史上不光彩但不无教训、不应忘怀的一幕。可谓绘声、绘色、绘情。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，真正做到“再现”很不易。尤其北洋军阀盘踞中国的十几年，天昏地暗，冥顽难辨，使人陷入一定的盲目性，使回顾和描写这段历史的人容易将倾向性与真实性对立起来，不惜曲解历史；或为投合而随俗、应景、效颦，不惜开历史的玩笑。直系军阀系列丛书的可贵之处在于，它力图寻找出人物一生前后连贯的文化心理线索，以此把人物复杂的人生色彩复原为一个活的机体，一些看似矛盾的人格侧面，都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诠释。其每部书的立意、选材、铺排和着色都有自己思想上的追求和一以贯之的科学态度。作者对所处时代纷纭复杂的矛盾采取全景式写法，将众多人物和多样的场景“调整成一篇完整的历史”。对这一历史时期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，做了历史性的艺术反映。这与近年来以搜奇猎怪为宗旨的某些历史读物大异其趣。

直系军阀系列丛书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作者全力创造艺术典型。历史小说需要有立得住的人物，而且对人物形象的容量及价值的要求非同寻常。这三部书在惨烈的斗争中，不仅写了冯国璋、曹锟、吴佩孚的政治心态史、文化心态史、感情心态史，还塑造了近代史上时有所

闻，但并不被人熟知的形象，重现了他们独特的政治经历、生活道路、文化素养和最后命运。

三部书写了大量历史事件，通过主要人物带出环境和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并引出其与人物的关系。但作者始终把注意力放在事件中的人上使得这套书既具“智商”，又具“情商”。书中军阀、革命党、清政府等相关人物多达几十个，既不能采取“列传”式写法，又不能使人物淹没在纷繁的事件中。阳夏之战、“二七”惨案、贿选丑剧，颠沛流离，炎凉落寞，都通过各色人等的态度、事件的变化和始末，演绎人物命运的深化。作者倾注的力量不仅在战场上，更主要的在不见硝烟的场合，包括会议、斡旋、官场往来、感情纠葛等等。作者抓住呈现人物心灵的跌宕变化，使众多人物在作者透视、聚集之下跃然纸上。

历史的真实是历史小说的基石，但并非单纯追求真实的“信史”。这套作品在真实性与典型性上做了探索。作者本意并非考证某些历史情节，而在于对众所周知或知之甚少的历史细节做一番咀嚼与品味。在重大史实和主要人物的政治面貌、性格特征上，基本上“谨守史范”；对历史上无明确记载的细节，则结合时代、环境及人物特性“遥体人情”，“悬想事势”（钱钟书语），进行合情合理的艺术创作。这样以史带文，以文证史，交相辉映，补出人物的心路历程，复原或部分复原人物的神韵，达到或近于深层次的历史真实。

作者把冯国璋、曹锟、吴佩孚三个军阀作为每部书的主人公，着力于人物形象的整体塑造，尤其对他们在历史关头所做的政治选择，特别是对人民的态度、感情做了无情剖示。而这种表现是沿着人物的思想脉络，逐步走向他们的灵魂深处。重视内在挖掘，让人物按照自己的信仰、观念、特质，干符合特定历史人物性格逻辑的事，逐步勾画出人物的精神面貌。

这套书的总体思路很明确：以文代史，以文代传，文中有史，史中有传，文史相融合。这种独到的结构设计，既吸收了传统叙事艺术的精华，又不囿于传统；既有外在手法的变化，又有内在深层次的创新；既写出多灾多难的历史沧桑，又写出历史风云人物的作为及感情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心态。有高潮有悬念，有独立存在价值，但又构成一个线型的、链条式的运转机制。主人公的命运牵引读者一章章看下去，欲罢不能。

作者在叙事上注意疏密相间，错落有致。对主要人物事件不惜浓笔重墨，相反则惜墨如金，点到为止。在紧张穿梭中，不忘描绘主人公闲情逸致的“业余”生活，增强了故事的吸引力。冯国璋爱妻周砥的聪颖妩媚，举案齐眉；曹锟的声色犬马，藏娇纳妾；吴佩孚醉心于星相占卜、琴棋书画、兵书战策、湖光山色，尤其吴佩孚与前妻、现妻、秘书陶梦的感情纠葛，以及养女的“意外身亡”，在浓郁的生活和艺术氛围中，将文学和史学，知识和情趣融为一体，读来颇具意味和震撼力。

三部书在叙事风格上的独到之处在于娓娓道来，顺乎自然，没有丝毫做作之感和雕琢痕迹。作品场面宏大，人物众多，头绪纷繁。在历史过程的徜徉中，作者将风云变幻纳于胸中，集于毫端，在纷纭复杂的头绪中从容不迫，有条不紊，铺陈扬弃，纵横捭阖，写得既变幻莫测，又条理清晰。同时，作者也将其艺术触角伸入人物内心深处，写出各色人物的不同心态及微妙心理。加上富有情趣的生活细节，引人入胜的情节，构成主要人物复杂多重的性格特征。袁世凯的阴险狡诈，唱筹量沙；黎元洪的柔弱无为，敦厚木讷；冯国璋的狡狯圆通，首鼠两端；曹锟的愚氓颟顸，声色犬马；徐世昌的世故圆滑，老谋深算；段祺瑞、吴佩孚的刚愎自用、桀骜不驯，都被作者刻画得活灵活现，入木三分。莫泊桑说：“一部文学作品，不仅给我们讲一个故事，娱乐和感动我们，还要强迫我们理解蕴藏在事件中的深刻意义。”小说是诉诸形象的，思想性不是外加的，是形象、场面和情节的自然流露，水到渠成的。韩仲义的小说做到了。

毋庸讳言，本丛书人物，特别是次要人物的形象刻画尚欠丰满。三个主要人物的悲剧性命运的原因未能得到深刻揭示。小说把致乱之源过多归咎于个人，对历史运动合力的揭示尚欠深刻和充分。作品中有些理念性的东西，未能弥补不够充盈的时代氛围，尚难使读者获得当代意识对历史的烛照。从全书气势上看，多了一些匆忙，少了一些

厚重。尽管如此，它仍不失为一套好书，相信它的再版会有崭新的面目，带给读者更大的惊喜。

刘文典，著名评论家。

第 1 章　夜走津门

1917 年 12 月中旬的一个傍晚。

天津曹公馆灯火辉煌，觥筹交错。天津名优——“九岁红”刘凤玮正在唱堂会。她精彩的表演，博得了阵阵掌声。

直隶督军曹锟正襟危坐，手捻八字胡须，眼睛笑成一条缝，不时地叫着：“哈哈，好啊，真来劲儿！”他的几位姨太太围坐在他身边，一帮心腹幕僚吃着、叫着，丑态百出。

这时，副官急匆匆走进来，在参谋长熊炳琦的耳根咕哝几句，熊炳琦满脸不快，又无可奈何地走到曹锟旁侧，陪着小心说：“大帅，吴旅长有事求见。”

曹锟下意识地说：“不见不见，谁也不见！”

熊炳琦刚要走，曹锟回过味来：“谁？”

熊炳琦说：“吴子玉。”

曹锟说：“怎么不早说？立刻传见！”说着，站起来大步向门口走去。熊炳琦不情愿地跟在后面。刚出门口，曹锟说：“你回去。”

吴佩孚，字子玉，时年四十三岁。中等身材，清癯白皙的长圆脸，通鼻梁，大眼睛，稍厚的嘴唇上留着疏朗的小八字胡。他身着可体的绿呢将军服，肩缀少将肩章，腰扎武装带，足蹬高筒马靴。气宇轩昂，风度潇洒，不像一介武夫，倒像一位书生。一见曹锟，吴佩孚快步上前，在两米外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：“大帅好！卑职冒昧打扰，请大帅见谅！”

曹锟赶快抓住吴佩孚的手笑道：“哈哈，子玉，你来了我高兴。快坐下，坐下。”

二人在东花厅一张双人沙发上坐定，差弁献上茶点。曹锟屏退左右，迫不及待地问：“子玉，有话请讲。”

吴佩孚情真意切地说："大帅呀，卑职听到一些督军团的情况，忧心如焚，夜不能寐，不吐不快，特来向大帅请教……"

曹锟不以为然地笑道："哈哈，子玉，你多虑了。督军团会议开得很好，我们已稳操胜券，何忧之有？"

曹锟被人利用却全然不知，反觉自鸣得意，令吴佩孚哭笑不得。他知道，曹锟正抱着副总统的"热罐子"，在督军团会议上大出风头，三言两语是说服不了他的。吴佩孚耐着性子说："大帅呀，您老人家太……太厚道了。您看不出来吗，段祺瑞和徐树铮在给您设圈套儿啊！"

曹锟自作聪明地说："哈哈，子玉，谁能给我曹锟设圈套儿？他们亲自答应我，待征服西南后，选我做副总统。嘿嘿，黎元洪、冯国璋都是从副总统升任大总统的。论能力、才干，我曹锟不比他们差，我怎么就不能当副总统？我要是当上那玩意儿，你吴子玉就是三朝元老，起码闹个陆军总长干干。天下不就是咱们的啦？哈哈。"他走来走去，十分得意。

吴佩孚对他的浅薄和愚钝颇感好笑，但依然诚恳地说："当然，大帅的才德与威望无可厚非，不过，段祺瑞的许诺是靠不住的。据有人透露，他早把副总统的位子许给张作霖了！"

"什么？！"曹锟瞪起眼，直直地盯着吴佩孚，少顷，笑道，"哈哈，你别蒙我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。"

吴佩孚情真意切地说："大帅呀，我能蒙您吗？这是千真万确的呀！他这样做无非是想让您替他卖命。胜了，他坐收渔利；败了，他排除异己。这是明摆着的事啊。"

曹锟倒吸一口冷气，"啊"了一声。吴佩孚见他有醒悟之意，忙趁热打铁，剖陈了当前局势：

"……去年七月，黎元洪被段祺瑞逼下台，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。段祺瑞仍以再造共和自居，独断专行，飞扬跋扈，总揽军政大权。胁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议案，以武力解散国会，卖国媚日，举借外债……致使桂系军阀宣布'自主'，滇系军阀公开反段，孙中山举起'护法'大

旗。北洋内部兄弟阋墙，国民积怨，加剧了国内动荡。为私己之利，他派傅良佐带兵入湘，周道刚、刘存厚带兵入川，挑起南北战争。

“可冯国璋毕竟不同于黎元洪，他是个有地盘、有实力的北洋元老，不甘心做傀儡总统。于是，他结好西南派，破坏段祺瑞的作战计划；他唆使刘建番、林修梅宣布‘自主’，鼓动范国璋、王汝贤倒戈，致使傅良佐四顾孤危，不得已弃城而逃，导致段祺瑞的作战计划破产。段祺瑞棋输一招，冯国璋乘机免了他的职。但段祺瑞不甘心失败，跑到天津勾来十省督军、代表开会，一是为继续推行他穷兵黩武的政策，二是对冯国璋鸣鼓而攻之……”

吴佩孚最后说：“大帅呀，您想想，他这样做分明是拿您当枪使，捞取个人好处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不但得罪了直系，而且开罪了西南派呀！”

吴佩孚的一席话，说得曹锟心服口服，他问：“子玉，你看段祺瑞将来可有作为？”

吴佩孚说：“从长远角度来看，段祺瑞必败！此人刚愎自用，专权霸政，上不能使诸将诚服，下不能使万众归心；他的智囊徐树铮跟他同样霸道，久而久之，定会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。”

曹锟却不这样看。就拿这次督军团会议来说，参加的督军、代表有十二省之多，连张怀芝、倪嗣冲、张敬尧等大将都来了，比当年徐州督军团会议规模大得多。此外，出兵人数之多也是前所未有。直隶、山东、安徽各出兵一万，奉天出两万，山西、陕西等省各出五千，而且军费自筹。会议气氛也大不一样，大有同仇敌忾，与西南派决一雌雄之势。这说明段祺瑞还是有号召力的。

吴佩孚笑道：“大帅呀，您以为他们真心拥护段祺瑞吗？那是拥护他的钱哪！您想想，段氏出卖主权，大举外债，各省军阀哪个不是有奶便是娘？只知索械索饷，壮大自己实力，不管钱是怎么来的。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能维持多久？到头来还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大帅呀，平心而论，您是真心拥护老段吗？”

曹锟说：“我拥护他个屁！老段、小徐的为人我能不知？”

吴佩孚笑道："大帅，像您这样的实在人都对他三心二意，何况他人？"

曹锟心悦诚服，笑道："哈哈，子玉，很有道理。你说下去。"

吴佩孚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：目前，中国有三股势力——奉系张作霖，皖系段祺瑞，直系冯国璋。张作霖偏居一隅，休养生息，尚无力抗衡中原；段祺瑞表面煊赫，不可一世，但苦于手下无兵，难成大事；唯独冯国璋有地盘，有兵权，有长江三督死保，有西南派策应，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。冯国璋失策之处在于慕虚名而离开根据地来做总统。可以这样说，曹锟左袒而左胜，右袒而右胜。但皖胜，曹锟充其量是一附庸；直胜，曹锟有望成就天下一尊，号令天下……

曹锟皱起眉头："我承认你说得有理，可是，我已签署主战通电，又与张作霖等十人联名胁迫冯国璋颁布讨伐西南令，我在会上唱出主战高调。木已成舟，骑虎难下，怎好出尔反尔？"

吴佩孚狡黠一笑，道："大帅不必多虑，卑职已想出一权宜之计……"

曹锟迫不及待地说："哈哈，子玉，我知道你有道道儿，你快说，我听你的。"

曹锟对吴佩孚何以言听计从？说来话长。

吴佩孚 1874 年 4 月出生于山东蓬莱县城。他出身寒微，少年失怙。十三岁子承父业，经营一爿小杂货店。由于经营不善，很快倒闭。十四岁投水师营当了一名小兵。因身材瘦小，不久被除名。回家后生活更加拮据，靠为人写对联、信札，当店员等勉强维持母亲和弟弟的生计。由于他刻苦自励，聪颖过人，二十三岁居然考中秀才。但因得罪当地一名豪绅遭到通缉，只好避祸他乡，在北京崇文门外摆了一个小卦摊儿。当时正值甲午战争结束不久，一个堂堂的"天朝圣邦"，竟败在一个弹丸小国之手。朝廷痛定思痛，决心以"整军经武"来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权。吴佩孚受当时风潮的影响，来到天津投到聂士成麾下当兵。后来，又投效王士珍、吴禄贞、张敬尧，但都未得到重用。再后来，在靳云鹏的推荐下才改投曹锟，先后任管带、标统、副官长。

一次，吴佩孚奉命去长沙督军府协助工作，由于他学识渊博，精明干练，经办之事大多迎刃而解，甚得汤芗铭督军的赏识，于是，向曹锟提出“借调”吴佩孚。曹锟想与其楚才晋用，不如楚弓楚得，不久，曹锟便提升吴佩孚为第六旅旅长。吴佩孚对曹锟感激涕零，发誓知恩必报。

辛亥革命后，袁世凯不顾国人反对，推行帝制，蔡锷举起护国讨袁大旗，袁世凯急命曹锟督师南下镇压。全国反袁怒火越烧越旺，袁世凯陷入众叛亲离、四面楚歌的境地。在前线替袁世凯卖命的曹锟忧心忡忡，进退两难。吴佩孚说服曹锟，一方面与袁世凯虚与委蛇，一方面与讨南军暗通声息。他的“两面政策”，果然奏效，让曹锟保住了禄位。而且在黎元洪继任大总统，公布帝制祸首名单时，曹锟未被列入。从此，曹锟对吴佩孚越发信任，言听计从……

吴佩孚见曹锟心急火燎的样子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我们不妨提个‘先战后和’的补救办法，即一战挫西南之锐气，然后言和。这样既可炫耀我们的实力，壮大帅声威，又可解大帅失虑之忧，而且不得罪冯国璋和西南派。此乃一举三得也。”

曹锟一拍大腿说：“哈哈，好！子玉，就依你。我委任你代理师长，率第三师从京汉路出发，先驻扎汉口相机行事。我让王承斌、萧耀南、阎相文三旅长归你指挥，家里只留曹瑛一旅留守。”

这是一笔两厢情愿的交易：曹锟假吴佩孚之手壮自己声威，吴佩孚借曹锟的资本抬高自己的身价。听了曹锟的许诺，吴佩孚欣喜若狂，但表面却装出为难的样子：“承蒙大帅厚爱，子玉不胜感激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子玉你说。”

“这师长一职还是不代为好。”

“你是说张学颜？”曹锟知道张学颜资格比吴佩孚老，他二人不睦，经常互相猜疑妒忌。但他更相信吴佩孚，说：“子玉，不管他，你放开手脚干吧，谁不听话你告诉我，我管！”

吴佩孚站起来，一磕脚跟，说：“卑职万死不辞！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曹锟留他吃饭，吴佩孚说在火车上吃过了。曹锟留他住宿，要弄个漂亮妞儿陪陪他，但吴既不贪财更不好色，以“马上回去，做好出发前的准备”为由谢绝了。

曹锟说吴佩孚：“你不抽大烟，不贪财色，活得累不累？人生如梦，对酒当歌，当乐不乐，傻蛋一个。哈哈。”

曹锟亲送吴佩孚上了汽车。

吴佩孚走后次日，督军团继续开会。会上，段祺瑞宣布第三期作战计划：吴佩孚率第三师进兵长沙，张敬尧率第七师进兵湖南平江，张怀芝率第五师进兵湖南醴陵，曹锟作为征南军总司令，把总司令部设在武汉……

就在会议即将结束、各督军代表准备回去调兵遣将时，一个副官急匆匆来到会场，把一份前线电报交给段祺瑞。老段一看高兴得差点笑出声来，心想，真乃天助我也！但表面却装得怒气冲冲，“啪”地一拍桌子叫道：“真是岂有此理！这太不像话了！”

大家你看我，我瞅你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徐树铮拿过电报，看了一眼后在空中晃着，挑衅似的叫喊：“诸位诸位，湘桂粤联军攻占了岳阳，把前敌指挥部安在岳阳，在羊楼司、云溪一带布下重兵，直接威胁武汉。看看，南蛮子猖狂到何种地步？简直欺我北洋派没人了！我们再不动手，北洋派的天下就完蛋了！”

他的话无异于火上浇油，会场一下炸了营。

湖南是西南五省的前哨阵地，主战派要征服西南，必先征服湖南。去年八月，段祺瑞任命傅良佐为湘督、周肇祥为省长，率领几万大军进军长沙。原湘督兼省长谭延闿面对北洋军的进攻，一面硬着头皮组织反击，一面电请两广派兵救援。粤桂军阀害怕战火烧到自己头上，匆忙组织两广“救国军”，推举谭浩明为总司令，率几万大军援湘。他们第一个攻击目标便是岳州。因为驻守岳州地区的王金镜、李奎元、王汝贤、范国璋等人，都是直系或接近直系的，不甘心为皖系当炮灰；加上冯国璋和长江三督的暗中掣肘，所以没等到交火，北军就放了一把火撤出岳阳。

南军为什么说“收复”岳州呢？因为早在1913年国民党发动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，岳州即被北洋军占领，多年来南军不敢要，北军不想给，成了南北对峙的“敏感”地区。现在，南军收复了岳州，使战争升了级，冯国璋再没有避免战争的借口，只好屈从主战派的压力，发布对西南的“讨伐令”，任命第二路军总司令兼湘赣巡阅使张敬尧为攻岳前敌总司令。

大战迫在眉睫，一触即发。吴佩孚决心在这次战斗中大显身手，以抬高自己的身价。回保定大本营后，他调兵遣将，准备杀向湖南。

吴佩孚穿着普通士兵的服装，混迹在参谋副官之间，眯着眼睛，骑在马上想着心事。

这是他进兵蒲圻、嘉鱼县界的第一天。这里离岳阳只有几十公里，离战略要地羊楼司更近。一大早，他不顾鞍马劳顿，带领一批官员到前沿阵地视察。这是他多年的习惯。一是他只要一闲下来，包括战争间隙，就认真研读兵书战策，从不间断；二是每到一地，每于战前，都要对敌我双方地形、地物、人数、装备搞清楚，然后才拟定作战方案。其实，到驻地之前，他已派出了几批人化装侦察，但他还是不放心。

吴佩孚一边走一边想着心事：这是我出师西南的第一战，也是“定乾坤”的关键一战。能不能敲开湖南大门，入主长沙；能不能扬威海内，为大帅争光，为自己露脸，全看这一仗了……

“呜——”一声汽笛响，打断了他的思路。他循声望去，见一列军车在左侧一二百米处，呼哧呼哧开过来。突然，“啪啪”的枪声尖厉地响起，子弹带着啸音从他头顶飞过。子弹是从列车上射出来的，随行人员赶忙举枪欲射，但被吴佩孚制止了。原来并非敌军偷袭，而是那些兵痞开枪取乐。不一会儿，列车带着哄笑开走了。参谋长李济臣说：“甭问，肯定是第5旅，就这副德性！”一袭阴影涌上吴佩孚心头。

第3师只有第5、第6两个旅。张学颜是第5旅旅长，吴佩孚是第6旅旅长。张学颜比吴佩孚军龄长，资格老。张学颜当旅长时，吴佩孚只是他手下的一个团长。按照北洋军惯例，上一级职务空缺，应

由资格相对较老的职衔递补。本来张学颜与吴佩孚就互相争宠斗恶，心面不和。这次曹锟又把代师长的位子给了吴佩孚，张学颜的怨愤更难消解。他处处给吴佩孚出难题，制造事端。

吴佩孚想，第 5 旅军纪败坏，恃功骄傲，如何化解与他们的矛盾呢？还有，第 3 师是由袁世凯当年的第 3 镇改编而来的，多年来东征西讨，屡立战功，上至将校，下至士兵，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骄傲情绪。从民国四年（1915 年）洪宪之役入川平难起，该师就由老师长曹锟统领。此人虽无能，但颇能笼络驾驭部下。那些老兵老将服从惯了老师长，现在由他接手，官兵能服气吗？

除第 3 师外，尚有三个混成旅。第 1 旅旅长王承斌与吴佩孚关系尚好，装备也不错。不过，此人诡计多端，城府颇深，这种人应该多恭维他，让他为我所用。

第 2 旅旅长阎相文，人还算老实，文化程度不高。但是很倔，犯起牛性来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。对这种人应亲近他，顺着他，多施以小恩小惠。但此旅成军晚，新兵多，装备差，战斗力不强，是其弱点……

第 3 旅旅长萧耀南，精明强干，指挥有方，长于心计。他毕业于武备学堂，因而骄傲自大，自命清高。对这种人应投其所好，用其所长，多恭维，少批评……

但可恨的是张敬尧、张怀芝这两条狐狸，屁能耐没有，吹牛的本事很大，军队纪律坏得要命。他们都想争头功，可与南军刚一交火就大败而归，使吴新田一个旅损失大半。现在，他们畏敌如虎，不肯前进一步，专等别人为他们打天下，他们坐收渔利。对这种人，应该时刻提防，别让他们乱了我的阵脚……

再说湘桂粤联军，号称五个军，而我只有五个旅，敌人数倍于我，我能打败谭浩明吗？面对纷纭复杂的局面，面对各怀鬼胎的友军，面对强敌，我该从何处下手？

“师长啊，”突然一个人高喊，“前面过河了，你小心哪！”

甭问，这是他妻子张佩兰的宝贝弟弟——张允明。别人不敢这么大喊大叫。他一向仰仗自己是内弟的身份，背着吴佩孚吃喝嫖赌，惹

是生非，这次吴佩孚成了一师之尊，他更不知天高地厚了。一见他，吴佩孚眼睛一亮：有了，就从他下手。一条妙计油然而生……

晚饭后，吴佩孚稍事休息就来到办公室，吩咐秘书去叫张允明副官。他顺手翻阅桌上新来的前线《战报》、《民国日报》和《湘报》，突然一条醒目的消息映入眼帘：张敬尧副总司令向全国发出通电，他的第 7 师在湖南“百战余生，杀敌致果，甘之如饴……”

吴佩孚十分气愤，啪地一拍桌子，恶狠狠地骂道：“浑蛋！吹牛皮都不会。你畏敌如虎，逃跑犹恐不及，拿什么杀敌致果？”他把报纸推开，拿起毛笔在战报上画了一个圈儿，写上“放屁”二字。

一声报告，张允明诚惶诚恐地走进来，给吴佩孚敬礼后问：“姐夫，你叫我？”只有在没人的时候，吴佩孚才允许他以姐夫相称。

吴佩孚指着旁边一只椅子说：“你坐。”

张允明欠着身子坐下半个屁股，看着吴佩孚，心怦怦地跳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

吴佩孚和颜悦色地说：“允明，看过《三国演义》吗？”

张允明大惑不解地说：“看……看过。”

吴佩孚说：“曹操在官渡之战中，粮草不济，士兵哗然，曹操把粮秣官叫来欲借一物……你可记得？”

张允明失魂落魄，忽地站起来，颤抖着声音问：“姐夫，你，你不会……杀我吧？我，我没干坏事啊！”

吴佩孚放声大笑：“哈哈，你坐下，别怕，别怕。放心，我不借你人头，只借皮肉一用。”

“这，这……”张允明吓出一身冷汗，瘫坐在椅子上。

吴佩孚走到他面前，扶着他的肩膀，悄悄耳语一番。张允明五味杂陈，不时点头称是。

次日上午，吴佩孚召开营职以上军官集会，贯彻他的整军备战计划。会议通告是昨晚下的，时间是上午八时。吴佩孚治军严谨，一向守时，他最恨不守时的人。他准时来到会场，举目观看，别的旅均已到齐，只有第 5 旅稀稀拉拉，参差不齐。他坐下后，第 5 旅的几个长

官才你推我搡，嘻嘻哈哈走进会场。他的目光又仔细搜索一遍，除去张允明没到外，还有张学颜和他外甥刘佳华。他的头嗡地涨大了。他本想杀鸡给猴看，把张允明打二十军棍，煞煞第 5 旅的威风，可张学颜和刘佳华未到，这事倒难办了。

吴佩孚问副旅长董国政："张旅长因何不到？"

董国政阴阳怪气地说："人家尊体欠安，让我代为请假。"

吴佩孚知道张学颜故意不到，心中无名火起，但当着他的部下、死党不好发作，只好说："好吧，回去告诉张旅长，好好休息，改日我去探望。"

这时，张允明和刘佳华才在门外喊"报告"。吴佩孚放他们进来，看着表厉声问："你们迟到七分钟，有何话讲？！"

张允明态度谦诚地说："报、报告师长，卑职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"

但刘佳华仗着酒气，不以为然地说："你不还没开会吗？"

吴佩孚真的震怒了，他本想每人打二十军棍振振军威，想不到他如此傲慢。吴佩孚"啪"地一拍桌子吼道："李连长！"警卫连长李宝泉应声而入，"把张允明、刘佳华拉出去，枪毙！"

几个卫兵冲进来就要执行命令。在座的军官惊呆了，一个是吴佩孚的内弟，一个是张学颜的外甥，真的枪毙会引出大麻烦的。少顷，众将官纷纷站起来，异口同声地请求："师长开恩，大战在即，不宜斩将啊！"张允明早已吓得跪伏在地连连告饶，刘佳华却依然傲然而立，满不在乎。刘佳华的堂兄跑过来，照他的小腿踹了一脚："你给我跪下！"

吴佩孚也不想把事闹大，再说，他跟内弟定的只是"苦肉计"，要真的毙了岂不是千古奇冤？于是，半天才气鼓鼓地说："好吧，看在众将官的情分上，饶你们一死。每人重责四十军棍，各降两级！"

这时，几个军汉把他们拉出去，"劈劈啪啪"一顿好打。军官们听着哭嚎声，个个噤若寒蝉，吓得大气都不敢喘。

吴佩孚开始讲话："诸位，今日之事我不想多说，你们好自为之。本人只就当前的整军备战谈几点看法。孙子云：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

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这里说的‘兵’即战争，这里说的‘察’即考察、观察、研究。研究什么呢？有‘五事’、‘七计’。五事‘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，五曰法’。尤其主要者是为‘道’。只要把道义交给士兵，交给人民，他们‘可以与之死，可以与之生，而不畏也’。我们出兵西南，不是抢占地盘、霸人财物、杀人放火，而是秉承元首旨意，统一中华。战是为了和，先战而后和，不战难以言和，这即是道也。此外，在五事中，‘将’至关重要。孙子云：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作为将领，你得有知识，懂战争；你得言必信，行必果；你得有仁有义，不可妄杀；你得严于律己，严于律兵。试问，你自己松松垮垮，抗命不遵，怎么要求你的部下？”

吴佩孚不仅饱读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，而且对历代兵书战策研究极深。对星相学、占卜术也颇有造诣。加上他诡计多端，能言善辩，机警干练，老谋深算，所以，人们都叫他“吴小鬼”。

由于他擅长旁征博引，因此他的讲话颇受官兵欢迎。现在，与会者聚精会神、津津有味地听着、记着。他接着说：“那么‘七计’又是什么呢？——谁知道？你说，你说……”

他叫起三四个，都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。他说：“七计是主孰有道，将孰有明，天地孰得，法令孰行，兵众孰强，士兵孰练，赏罚孰明。就是说谁有道，哪个将有能，谁得到天时地利，谁能令行禁止，谁的兵员广大，谁的士兵苦练，谁能赏罚严明，谁就能赢得战争！”

大家你看我，我瞅你，脸上露出佩服的神色。吴佩孚接着说：“南方多山，不同平原。要想打好仗，必须练习爬山。从明天起，各将校带领士兵爬山，演习山地战。要练成‘跳山虎’、‘入云龙’。各军官，包括我在内，都要身先士卒，谁也不许装熊！我要随时检查，奖罚分明！”

一番话说得大家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他又说：“兵以民为本，老百姓汗珠子砸脚面养活军队，军队要爱护他们，不许损害他们。两湖地区连年混战，民不聊生，百姓痛苦不堪，我们再不能做对不起百姓的事情。下面我申明几条纪律：一、各军对防线勤务不得懈怠，不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